

黑富贵的 的末路

◎袖转乾坤的流氓大亨，纵横捭阖的黑道枭雄。
一场彻底的人性毁灭，能否带来浴火后的重生？



華齡出版社

严岐成打击黑道系列丛书

严岐成◎著

击黑道系列丛书

五富贵的末路

严岐成◎著



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阎 丽

装帧设计:尚 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富豪的末路/严岐成著. —北京:华龄出版社,2007.4

(严岐成打击黑道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80178-462--9

I. 黑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8726 号

书名:黑富豪的末路

作者:严岐成 著

出版发行:华龄出版社

印刷: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

版次: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1/16 印张:18.875

字数:262 千字

定价:112.00 元(全 4 册)

地址: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

邮编:100009

电话:84044445(发行部)

传真:84039173

什么叫黑白两道？什么叫官商勾结？什么叫流氓大亨？公安局长的七情六欲，百万富翁的袖转乾坤，黑道枭雄的纵横捭阖，官场大员的深沉睿智，记者、公关小姐、家庭主妇的各自风情。

世纪之交，从小长在一个大院情同手足的四个哥们姊妹在人生路上相遇了。

物欲横流，人情如纸。本来就很成功的人却想更大的成功，本来就很富有的人却想更加富有。人的欲望原来如此的膨胀，如此的远无止境！

国法、党纪、欲望、情感还有人的道德和操守都交叉在一起，何去何从？谁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？

英国的一位政治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：没有永恒的敌人，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

在利益面前许多东西竟变得那么苍白？什么童年的友谊？在利益的面前就是相互的勾结，相互的利用。在这种权、钱交易，黑、白勾结之中，人的操守和道德底线经受着严格的考验。人的灵魂强烈地震颤着，在经受炼狱般的煎熬。谁能在浴火后重生，谁能出污泥而不染？

人不能没有情，也不能没有欲。但党纪和国法给了它底线，道德和操守给了它准则。可能把握得好吗？真的很难！一个公安局的治安处长，在人情的攻击下溃退下来。而一个公安局长也在节节设防中，最终崩溃了他的长堤。

一个黑道人物并不可怕，可他在金钱的支持下，他的能量就开始了成倍的翻滚。违法于股掌之间，杀人于无形之中。

有了百万富翁的运筹帷幄，这场游戏变得更为可怕。金

钱打造了人，欲望改变了人，情感扭曲了人。理想和正直游离在这丑恶之外，有些孤独，有些凄凉。但最终将跃上万里蓝天。

作者在这里告诉了人们，无限膨胀的欲望只能带来毁灭。因为只有毁灭才能制止欲望的膨胀，只有毁灭才能诞生有价值的东西。那么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？

亲爱的读者；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让你的思维送给你结论吧！但愿这部小说不但能够给你带来消遣，还能带来你的思考。

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。任何人不必对号入座，如能引起谁的警觉，以免覆辙。那就是作者的万幸。

上部

1

吕凡对这间办公室并不陌生，宽大的两米四十的写字台，庄重傲岸、象征着主人的权力和威严。带有套间的幽雅密室，象征着主人的身份和性格。而外间的一圈真皮沙发和布置富丽堂皇的小会议室，更象征着主人的地位和责任。

他走进这个办公室才半天，就接了十个内容几乎相同的电话。这十个电话全是请他赴宴的，而且也全是请他请得着的，也是他应该到的。其主题也都是一个，祝贺他荣任春江市公安局局长。

他今天心情特好，和来电话的老朋友推托着，搪塞着。在这委婉的推托和搪塞中，他又不得不答应这些善意的邀请。于是，在委婉的谢绝中他安排好了十天的日程。只不过，今天，9月13日，他谁也没答应。他潜意识中感觉有一个人肯定会给他打电话，肯定会安排他。他将这最重要的一天，最有意义的一天，悄悄地留下来。

快下班了，电话终于响了。是手机，一看号码他就知道，果然不出所料！

“喂！忙得怎么样了？”没有称呼，南宫燕清脆悦耳的声音，使吕凡充满阳光的心情更加灿烂。

“忙完了，忙完了。简单交接，轻车熟路。”吕凡回答。

“那我们吃顿饭吧！找几个老朋友给你祝贺祝贺。也算我们聚





一聚。”隔着电话听筒，吕凡就似乎能看到南宫燕黑色水晶般的瞳仁。这瞳仁里射出的光让他心慌，尽管他对南宫燕的提议不算满意，可他只能说：“好、好哇！”

“那好六点钟，我们还吃肥牛吧！西村生态园。”

六点钟，他准时开车来到西村生态园。生态园的前面是个巨大的停车场，此刻，已经是车满为患。身着制服的保安走过来，指挥吕凡的帕萨特停车。他的帕萨特漆黑雪亮，在这停车场里拔不得头筹，可也绝对一流。吕凡的驾驶技术还是不错的，他在保安的指挥下缓缓靠向仅有的一个空位。等他下车按下中控锁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他旁边的一台银色的宝马 750。他知道智得昌到了。

看到这辆广场上独一无二的宝马车，吕凡心里滚过一丝尴尬。智得昌，鸿业集团董事长，是今天邀他的十个电话之一。另外，他还是南宫燕的前夫。两个人离婚后，各自独身，谁也不找。而且，很多场合他们都一前一后。谁也看不出他们是离婚的夫妻，可是实实在在的，他们是各过各的。这一点，吕凡是清清楚楚。因为，他们都是从一个大院里长大的童年朋友。许多事情，谁也不瞒谁。

看到智得昌的宝马，吕凡联想到另一个人也一定在。果然，雅间里最先向他伸过手的就是纪彬，“二哥，想死小弟了。”

纪彬这个人，长发齐耳，肩宽腰阔，臂长手大。握住吕凡的手传递着他的力量，吕凡不甘示弱，也紧紧握着他的手摇了摇：“发虚，想我也不给我打电话，还赶不上大哥和小燕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我害怕我这个无业游民，二哥不给面子。”

“谁说的？今天你买单就完了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这点事就让小妹办就完了。只要哥哥们能来，小燕脸上就有光了。”南宫燕赶紧说道。今天她穿着一套米色的西服裙，一个淡绿色的坤兜，长发齐腰，抬手招呼所有的客人入座。

吕凡情不自禁地向她多看了一眼，这个小燕曾是他心中的偶像，但他始终都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。他们没结婚时是这样，等她和老智离婚后还是这样。现在小燕也是 38 岁的人了，而他吕凡正当不惑，什么时候他们的情感会有个了解呢？这是常常困扰在官场上一路春风的吕凡的一件大事。

“怎么没把嫂子带来？”南宫燕一笑露出她的一对虎牙，明知故问地对吕凡说。

吕凡摆摆手并不解释，他在这些公开的场合从来是不带家眷的。这里的人唯一的是纪彬带着他的夫人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。记不得这是他的第几任夫人，和他这么熟悉的几个人也是第一次认识这位女子。

“来、来来，我给介绍一下。”纪彬拽着那女子，“小丽，林丽丽。我的朋友。”

吕凡坐在椅子上欠了欠身，没有理睬林丽丽要伸没抬的手。他对这个女人印象不好，不只因为纪彬拽她时她扭了扭身，更主要的是这女人打扮得太俗。可林丽丽倒没计较吕凡的态度，而是挨着吕凡坐在他的一侧。这使吕凡更不高兴，按年龄应该是智得昌的位置，按心里的希望，他是想让南宫燕坐在那儿。

纪彬何许人，一眼就看出了吕凡的不高兴，他召唤林丽丽：“小丽，你坐这儿，那是东道的位置，你坐你拿钱。”

大家哄堂大笑，笑声中林丽丽换了位置。她嘴里不服：“讲究不少呢？”

纪彬脸色一沉，再没多说。林丽丽看着纪彬的脸色，再也没了动静。其他的人也不管这些，纷纷落座。结果，智得昌和南宫燕一边一个挨着吕凡，纪彬和林丽丽打横作陪。

这生态园，顾名思义是一片自然生态的意思。整个大厅里鲜花绿树，小桥流水，别有景致，别有情趣。这独出心裁的设计，召得春江市的人是趋之若鹜。大厅里已坐满了用餐的人群，声音打破了自然生态的宁静。雅间里自然清静许多，这南宫燕是春江电视台的主持，也算春江的名人。否则，在这个地方占上一块净土，那是要排三天队的。

“来吧，二哥！我们还是来点洋的？”南宫燕也叫吕凡二哥，她问吕凡要喝什么酒。

想起来这几天答应的应酬，吕凡说：“不了，还是来点啤酒吧！”

智得昌顺着吕凡：“行，小燕也不能喝。来点啤的就来点啤





的。”但紧接着他又看了一眼纪彬，“老三来点白的，给他上一瓶泸州老窖。”

纪彬说：“吃肥牛，涮火锅。来什么啤酒呢？我们又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除小燕外，都喝白酒。”

这几个人智得昌最大，41岁，吕凡次之，纪彬在男的当中最小，39岁。他说话，吕凡也不好坚持，总不能刚当上局长就摆上架子，从小长大的朋友也不认了。

服务小姐用托盘托上来两瓶泸州老窖，给南宫燕要了一瓶啤酒。南宫燕要给林丽丽上一瓶，林丽丽摇摇手：“我喝白的。”

纪彬这才放下黑着的脸说：“怎么的，瞧不起我们丽丽？小心把你们男爷们撂倒。”

无疑，林丽丽的决定托起了酒桌上的气氛。她还格外愿意单挑吕凡：“二哥，我们第一次认识，今天又是我们燕姐给你摆的场，我得单独敬你一杯。”

吕凡经验老到，他想不接林丽丽的这杯酒，可面子上又过不去。他稍想了一想，说话了：“这么的，你是纪彬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朋友。你这杯酒绝对不能单敬我，要敬先敬大哥和今天的东道主小燕。然后再敬我，敬我多少我都喝。”

“好，二哥，一言为定！”别看林丽丽染着金黄色的头发，涂着蓝色的眼影和银色的指甲，说起话来非常爽快。

为了助兴，林丽丽和南宫燕单喝的时候，小燕也换了一杯白酒。这一下纪彬高兴了，他说道：“二哥可不能欺负我们丽丽小啊！今天小燕是东道，老智是大哥，可你今天却是主要的客人。我们陪的都是你，小丽比你多两杯了。你最少也得补一杯。”

吕凡正要回答，林丽丽说道：“不用，咱们喝酒是为了联络感情，又不是比赛。但我的心情得表达到，现在大哥我也敬了，东道我也敬了。二哥说过，我怎么喝，他怎么喝。”说着话，她的目光逼向吕凡。

正眼看来，这个小丽看来还是很漂亮的。尽管她打扮得有些异常，但她眉毛弯弯的很细很长，一对眼睛流光溢彩。说起话来就带笑，而且是青春女孩开朗的笑。她的大方和开朗，赢得了吕



凡对她的重新评价。

“好吧！既然丽丽今天这么高兴，我们又是多年的朋友，我领两杯。我不能像纪彬说的补一杯，但我也先敬一敬东道。”

这一来，南宫燕无奈又喝了一杯白酒。吕凡又说好久没见面了，大哥今天又邀过他，这次就算一块了不另办了，带着纪彬又喝了一杯。然后，他控控杯说：“怎么样？老纪！没欺负你的小丽吧？”他又面对林丽丽：“咱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又是我老弟的朋友，咱们喝三杯吧？”

这一来，酒桌上的气氛起来了。大家一起鼓掌，掌声中林丽丽也不示弱两个人连干了三杯。

可这三杯下来，林丽丽可就有点醉眼朦胧。她脸像个红布一样，吐着粗气，脑袋靠到纪彬的肩上。

吕凡一笑，再没找林丽丽，而是举杯说道，“来，我们都是多年的朋友，某种意义上胜过姊妹。人生在世，除了事业、金钱、家庭，友情永远是最珍贵的一项。我吕凡不管走到天涯海角，都不会忘了我们从童年起的感情。这杯不带林丽丽，咱们几个干了！”酒喝得到位，吕凡话说得又动情。几个人又喝了一杯，只有南宫燕无奈告罪地喝了一杯啤酒。

喝到这里，吕凡脸不变色。他又说道，“酒是感情的纽带和桥梁，但决不是标准。我们在一起酒到位，感情到位就行了。喝多了谁也受不了，适可而止。咱们这些人，把谁喝倒了都不好。”

在酒场上，吕凡真有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的气概。在座的都知道他的酒量，看他如此说，谁也就不再坚持。智得昌说：“对，吕凡说得对！咱们喝点啤酒，大家唠一唠。谁都穷忙，难得在一起，说说话，说说话。”

智得昌这么一圆场，大家都说好，气氛平和了许多。

这时，纪彬开口说道：“二哥，我和大哥想合伙办个买卖，带你一个暗股。你也不用去，平常罩着点就行。”

“不违法的你就办，违法的我也罩不住。什么暗股不暗股，咱们这么些年了。没钱我就找你和大哥借，有钱我也不能故意去麻烦你们。”吕凡态度明朗，说起话来决不拖泥带水。





“这年头，随便干的买卖哪一个能挣着钱？只有不让干的，你去干了才能挣大钱。毒品不让卖，军火不让倒。但是只要有人卖了，有人倒了就发财。”纪彬侃侃而谈，很有一番理论。

“那财不发也罢，没有了自由，没有了生命，金钱再多也是别人的。”南宫燕说道。

“小燕说得对，身体、家庭、事业、友情必须得平衡。所谓的人生幸福，就是这些东西的全方位的平衡。”吕凡喝了那么多酒，语言仍是那么清晰。

“我这个人的准则就是，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”智得昌端着橙色的酒杯说道。

几个人借着桌上的几桶啤酒，唠了许多。快结束时，还觉得意犹未尽。智得昌说：“这么的！咱们几个平常都忙，难得在一起。我安排大家唱会儿歌，玩一会儿。”

纪彬、南宫燕，还有酒已醒多了的林丽丽一起赞成。因此，也由不得吕凡。南宫燕买了单，几个人来到停车场。他们每个人都自己的车，智得昌的宝马，吕凡的帕萨特，南宫燕的红色高尔夫，而纪彬的是一台高大威猛的丰田霸道。

智得昌在前引路，一个车队在灯火明亮的春江市缓缓行进。不久，智得昌将他的宝马停在红霞路的一栋大楼跟前。他先下车，所有的人也都停车。等吕凡下车后，他指着眼前的这栋大楼说：“这就是我和纪彬要办的买卖，新世纪休闲娱乐中心。”

吕凡看了一眼这栋现在还没有灯火，黑黝黝地停在那里的楼房。什么也没说，只不过在心中略过一丝不快。这不快，他说不清是对南宫燕的，还是对智得昌和纪彬的。他只是觉得，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，童年的友情也蒙上了另一种色彩。

2

纪彬驾驶着他的丰田，缓缓驶进了雅居花园小区。他的住宅在A栋5楼，是一个108平米的单元。下车后，林丽丽已恢复了常态。她搀着纪彬上了电梯，这时的纪彬已没有和智得昌他们在一起的表情。他沉默着，宽宽的眼眉，细长漂亮的眼睛像平静的



湖水，没有丝毫波澜。高耸的鼻梁，陡峭的下巴，纪彬有着充满男人魅力的脸形。他身材高大健壮，是个令所有女人一见倾心的那种类型的男子汉。林丽丽小鸟依人般搀着他，靠着他。

纪彬用钥匙打开他单元的门，迎门就是客厅。客厅宽大、明亮，镶着闪光如瓷的地板。此刻，地板上坐着四个人围了一圈在打扑克。看到纪彬回来，他们一起站起，声音也似乎一致：“大哥回来了？”

这四个人全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一色的板寸，一色的白色T恤。他们脸色红润，气质非凡。纪彬看到他们，脸上现出笑容，“好、好！”他摆摆手，让他们继续玩。

林丽丽给纪彬换上拖鞋，接过纪彬脱下的外套放在衣架上。

恰在这时，纪彬的手机响了。林丽丽看了一下号，递给纪彬。纪彬接过，“喂！”

“彬哥！我遇到了点麻烦，你给我派两个弟兄来啊！”这声音让纪彬想起水晶宫的老板，外号七彩鱼的刘宝。

“好啦！一会儿就到。”纪彬没问什么原由，他收了线转身对打扑克的人说：“来富！你领他们跑一趟水晶宫，刘宝那儿有点小麻烦。”

“好！”来福答应着，摔下扑克接过纪彬递给他的车钥匙。回手招呼另外几个：“走！”

临出门时，纪彬告诉他们：“完事后，你们不用回来了。回去休息。明天十点过来，我们上明月庄。”

纪彬相信来福，不管什么麻烦，他一定能处理好。因为，他深知他的这四个小弟的能力。来福沉稳多思又临事果断，在武警时他就是班长。其他三个，都是他前后的战友。他们在武警中受训，都有非常好的技击搏斗本领。他们首先对来福忠心耿耿，而来福又对他忠心耿耿。这也是纪彬的用人标准，既要有能力，又要有感情。而感情尤其重要，这么晚了，他们仍在这里等他就是证明。每天晚上，纪彬不睡，他们是不会入睡的。

果然，没用多久，来福的电话就到了：“大哥，我们一到他们的人就撤了。听刘宝说是三道街的铁拐，我用不用去找他们？”





稍做深思，纪彬说：“你们休息吧！这事我来处理。”

处事不能过急，急、往往出错。多年来，纪彬已养成了外热内敛的性格。他知道铁拐，他为什么派人骚扰水晶宫？纪彬在接到来福电话的刹那间就作出了自己的判断。

他将自己的身体泡在浴缸里，让林丽丽柔嫩的小手如按摩般在他浑身上下游走。这让他感到很舒服，不只是肉体和感官上的舒服，还有内心的舒服。纪彬三十九岁的人生，最喜欢的就是金钱和女人。因为，金钱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，满足他的虚荣。不管是什么人，不管是哪路神仙，纪彬只要找个理由巧妙地在他面前甩上一沓闪光的钞票，他都会眼珠发亮，原本板结的脸上立刻现出笑容。

而女人，不管她多么漂亮，多么高傲。只要你把她抱到床上，脱掉她身上赖以遮羞的最后一块丝帛，她就是你的了。一声惨叫，让纪彬从心里升起一股征服感。征服女人的同时，他觉得征服了世界。

纪彬出身贫寒，幼年丧母，他是在父爱的呵护下长大的。除了智得昌、吕凡、南宫燕这些童年的伙伴，童年的友谊之外。能令他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温暖的，就是智得昌的母亲分给他的一丝母爱。纪彬的骨子里就好勇斗狠，可他在外面被打的遍体鳞伤时，父亲给他的只是更严厉的呵斥。智得昌的母亲就会像老母鸡一样，将他拽到自己家，给他涂上红药水，洗净身上的衣服。然后去找人家的家长，给小纪彬讨回公道。每年过春节，纪彬都会和智得昌一样，在老人家手里接过一双崭新的袜子。

后来，他们居住的那个大院被拆迁了。拥挤在一起的房屋被拆倒的一刻，已近青年的纪彬眼中充满了泪水。他感到童年的梦碎了。他在瓦砾堆里抓了一把黄土，他把它封在了枕头里。因此，在他开始接受整个春江市的拆迁工程时，他每到一处在工程开始之际，都要焚香放炮。当他庄重地，煞有其事地跪地磕头时。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个离经叛道的人竟如此虔信神灵。其实别人哪里知道，他是为了一段消失的美好的历史和情感的追索。

纪彬微闭双眼，脑子里想着铁拐。铁拐知道水晶宫是纪彬的



地盘，他找水晶宫的麻烦就是找纪彬的麻烦。但他适可而止，只是向纪彬发了个信号。信号的意思，纪彬心中雪亮。他和智得昌要开的休闲娱乐中心，就在铁拐的红霞路。纪彬的前期运作已经开始，却没有给铁拐打任何招呼，铁拐心中不快。纪彬想了想，这是一件小事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只为意气用事？他觉得还是要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

第二天，他的四个小弟准时来到他的5楼。推开门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大哥早！”

纪彬穿着绣着龙的睡衣，已洗漱完毕，他正等着几个小弟来共进早餐。林丽丽极善烹调，早餐桌上稀粥就两种。而鸡蛋饼、土豆饼、花卷、蒸饺琳琅满目，四碟精心腌制的小咸菜，色泽鲜艳。一眼看去，就勾起了你的食欲。

纪彬居中，四个小弟一面两个。除了王来福，他们一个叫李冰，一个叫韩涛。还有一个，复姓上官单名雷。他们的身材都在1米80左右，坐在不锈钢管的餐椅上，他们腰板挺得笔直。一看就是受过良好的训练，透着令人生威的气质。

纪彬向来福挥挥手，首先端起了饭碗。其他人得到了信号，立刻操起筷子一阵风卷残云，林丽丽精心准备的早餐被他们一扫而光。

15分钟，早餐完毕。纪彬起身踱到客厅的沙发上，早有来福递过一根中华烟，旁边李冰已打着火机将跳动的火苗捧到纪彬眼前。纪彬狠狠地抽了一口，长长地吐出两根蓝色的烟柱。他将身体靠在沙发上，开口问来福：“你说铁拐的事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“听大哥的，大哥一句话，我们今天就摆平他。”

纪彬闭上双眼，心中升起一股无奈。问来福等于没问，这样的事还得自己来拿主意。他告诉林丽丽：“小丽，你给肖主任打个电话看他走没走？”

然后，他又对来福说：“渔具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全在车上。”来福回答。

“你们下去发动车，等我。”纪彬说。

来福答应一声，起身开门，其他三人也和他一起穿鞋下楼。





小丽已打完电话，她告诉纪彬，“肖主任已上车了，他让你快点。”

纪彬沉思了一下，对林丽丽说：“你今天不要上明月庄了，你到得月楼订个桌。下午给铁拐打个电话，就说我今晚请他喝酒，叫他六点到。”

安排完，纪彬不顾林丽丽的表情，换上一套猎装，自顾下楼去了。

林丽丽向来以纪彬的意志为她的意志，纪彬的安排不管她满意不满意她都要照办，而且要办好。当她把所有的事情办妥，六点钟她首先站到了得月楼的门前。

在春江，得月楼是个一般的饭店。纪彬把今天的场安排在这里，当然是没把铁拐看得太高的意思。可得月楼的老板却受宠若惊，他把整个二楼空了出来。对外说，彬哥包了。

六点，一辆黑色的捷达缓缓靠向了得月楼。车门一开，先伸下来一个不锈钢的银色拐杖。接着下来一个秃头，等秃头往上一抬，林丽丽看清了，一副宽大的黑色墨镜扣住了一副肥得变形的脸。她知道这就是三次进宫，暂霸三道街的铁拐。后面跟下来的是瘦猴唐丙和金牙姜园。铁拐在前先对林丽丽抱了抱拳：“纪太太，小弟有礼。”

林丽丽能看到铁拐双手抱拳之际，脖子上一根筷子粗的大金链子发出炫目的光泽。她习惯地双手一拢：“请、请、里边请。”

铁拐在唐丙和姜园的搀扶下，拄着他特制的不锈钢拐杖刚刚推开得月楼的钛金大门，纪彬的丰田霸道风驰电掣，一声刹车的尖叫过后停在了得月楼门前。车门一开，来福首先下车。一手遮住车棚，一手拉开车门，纪彬面无表情走下他的丰田车。他的后面是一辆日产三菱，三菱车里端坐着肖主任。他是春江市动迁办主任，纪彬的直接业务主管。纪彬今天陪他钓了一天鱼，二人收获不少。纪彬一边吩咐林丽丽，将钓的鱼交给饭店加工，一面上前与回过头来的铁拐打了个招呼。

铁拐刚想进门，听到后边的车叫，就回过身来等候纪彬。纪彬昂首而入向等候的铁拐点了一下头，向前一伸手：“请！”。请字



的声音还没落，纪彬已向二楼走去。

二楼按照纪彬的要求，林丽丽的安排。没放圆桌，放了一张很大的长条桌。纪彬拽着跟进的肖主任坐了首席，来福领着李冰他们坐了一侧。这一来，铁拐和唐丙、姜园以及他们的司机只能坐在另一侧。

本来，铁拐听到纪彬有请心中有点暗暗高兴。他向纪彬放了个小小的信号，他就这么乖。看来，纪彬决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可怕。如果干掉纪彬，那他铁拐在春江黑道上的地位……在来的路上，铁拐没少想。

可往这餐桌上这么一坐，不知怎么，铁拐就自然而然地发现他的所有想法全是胡思乱想。

纪彬的身材和他的四个小弟几乎差不多，都在1.80米上下。但他的气质却更加深沉和冷峻，他坐在那里不开口，给人感觉空气似乎都要凝结。

这样的气氛首先不适应的是肖亮肖主任，他戴着一副眼镜顶着一顶太阳帽。他一面掏出手绢来擦汗，一面招呼服务员：“倒点水，倒点水。”

纪彬开口说话了：“肖主任是我请来的尊贵的客人，要好茶。”

老板亲自上茶，他点着头向纪彬说：“这是君山银针，你看这茶叶它是站直的。彬哥要是不满意，我再给换点别的。”

纪彬摆了摆手：“谢谢老板！告诉厨房我们的菜快点上。”

纪彬的话就是圣旨，服务员像流水一样踏上二楼。顷刻间，二楼的长条餐桌上已摆满了各式菜肴。纪彬又摆了摆手，林丽丽破开了一条中华，她给所有的人每人甩了一盒。纪彬又温和地向肖主任说：“肖主任，喝什么酒？”

“随便！”肖主任和纪彬不是一般的交情，他们总在一起。吃在一起，玩在一起，他了解纪彬知道他决不会随便的。

果然，纪彬说：“酒鬼，上十瓶酒鬼。”

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，纪彬还没有和铁拐说一句话。好像他今天请的不是他，好像他根本不存在。铁拐却越来越不自在，可他怒、怒不得。走、走不得。他寻机发话了：“彬哥，都不胜酒力，





少喝点吧？”

纪彬斜视了他一眼，细长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丝笑意。但他什么也没说，他向服务员点点头示意倒酒。服务员将所有人面前的酒杯，全斟满了散着醇香透明的酒液。然后，她退后一步恭敬地站在那儿。纪彬却向她说：“好了，你下去吧！有事我们再招呼你。”服务员立刻恭腰退下。

纪彬说话了：“今天，肖主任到场，又有铁拐兄弟作陪，我纪彬深感荣幸。现在，我先喝为敬。”说完话，他并没动手，而是将双手背在身后，用牙齿叼住酒杯，头猛地后仰一杯酒自然流进他的口中。

纪彬长发飘逸，吞杯咽酒之间，别有风采。唐丙、姜园看得有些发呆，可肖主任久和纪彬相处对这一套已经熟悉。于是，他为了助兴也喝了个叨杯酒。来福他们自然不在话下，一一喝过，可就剩了铁拐他们。

铁拐左右一看，知道唐丙和姜园肯定没喝过。他眼珠一转说：“彬哥，小弟不会这个，我给来个空心入网吧！”

他拿着酒杯旋了旋在空中一抖，酒液形成了一个团飞离了酒杯。而且，酒液像流星一样在空中滑过，准确地射向铁拐张开的大嘴。酒液在空中划了一道弧光，虽然有些洒落，但还是到铁拐嘴里的多。轮到唐丙和姜园就有些为难，他们不会叨杯也不会空心入网。只好告一声罪，双手端杯喝了这杯酒。

纪彬并不计较，他招呼大家吃菜。不一会儿，纪彬钓的鱼上来了。纪彬招呼来福，让来福领杯酒。来福站起给所有人斟满酒杯，然后他说要先和第一次喝酒的喝一杯。铁拐和唐丙、姜园他们都是和来福第一次坐在一个酒桌，他们也举起了杯。没想到这杯酒喝的有点吓人，来福一边喝酒一边吃酒杯，酒喝到哪儿，玻璃酒杯就被他吃到哪儿。玻璃被牙齿粉碎的声音，强烈地刺激所有人的耳鼓。

铁拐脸色有些苍白，他茫然间好像突然想起，“来，来，我邀所有第一次喝酒的一起喝了这杯酒。”

他的提议得到了李冰、韩涛和上官雷的响应，他们纷纷照仿

